

诗意与涅槃

新时期山东文学中的
村庄意象

许玉庆
著



诗意与涅槃

新时期山东文学中的村庄意象

◎ 许玉庆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意与涅槃：新时期山东文学中的村庄意象 / 许玉庆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598-1080-9

I. ①诗… II. ①许…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山东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457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长沙县榔梨镇保家村 邮政编码：410000)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10.625 字数：220 千字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序

许玉庆是我的学生。他的学位论文曾经得到各位答辩委员鼓励，于是，他毫不松懈地一直围绕“文学村庄”做下来，还真的做出了名堂，获得山东省教育厅科研奖励。

村庄承载着文学的梦。所以，我一向对“村庄”情有独钟。编博士生论文集敲定书名的时候，就选了《文学的村庄》，在后记里我特意说道：“显然，书名并非选题内容的概括，‘村庄’是一个诗意栖居的意象，寄寓着博士生们的文学梦想。我们可以倾听他们徜徉的足音，感受他们对于选题思考的气息。尽管这足音还不够有力，这气息也显得有点单薄，但承载了一种真实的状况。”可以看得出，对于许玉庆选定的题目，我是欣然认同的。

他对于村庄意象的界定，颇有底气。底气来自他在村庄的实地考察，来自他做学问的方式，他是两条腿走路的。当今学界崇尚概念话语，忙于书斋。许玉庆坐得下，精心读书：“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我逛

书店、上淘宝、找旧书网、泡图书馆、看超星数字图书……尽最大努力，寻找各种机会，搜集、研读新时代以来山东作家的作品及相关的影视改编成果；同时还阅读了大量关于传统文化、中外文论、乡村景观、文学地理、民俗学、人类学、传播学以及文化产业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为了实地了解村庄现状，“我利用假期深入鲁南、胶东、鲁北等地”，这是考察，不是猎奇，是为了了解“矗立了千百年的村庄是如何走向现代的”。理论的研讨加上实地考察，为他的选题奠定了毋庸置疑的底气。

创新来自何方？这是许多学子正在探索的问题。难道文史研究只能运用已有的书面材料这一条道达到彼岸吗？当年的大学者费孝通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打通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创新途径，解决了“江村经济”面临的现代化难题，没有沿袭国外现成的公式，而是在实地考察中找寻道路。创新的途径确立了，但并不是后来者纷纷效法。不效法的原因，当然不是图省力，而是心怀疑虑。正是在这样的关头，许玉庆用科研成果证实了费孝通创立的方法依然有效。可惜的是，虽然在山东各地实地考察，但是，在“村庄意象”上有何作为，到底不太明晰。也许需要更执着的考察，也许应当更加突出考察与“村庄意象”所要解决的问题的相关性。如果说，费孝通用实地考察解决了社会学课题，那么，就可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找寻我们文学现代化的途径。结论来自实地考察，不妨一试。

从知识背景到问题意识，本书的结构中规中矩。论文的宗旨当然是“文学中的村庄意象”。为此，许玉庆反复论证。由于课题被赋予相当的厚度和深度，所以，他的论述往往在纵深发掘，撇开了一般化的分析和阐释。本书第二章中的“沂蒙文化与村庄”引起我的兴趣，因为我曾经做过这样的课题。可是，本书的研究脉络与此前的相关资料大相径庭。不再是就作家作品谈沂蒙，而是从村庄谈起，脉络在村

庄意象之中，又不是梗概式的村庄阐释，而是自然地理意象（岗意象、河流意象、树木意象）、建筑意象（房屋建筑意象、信仰建筑意象、其他建筑意象）、民俗风情意象（岁时节日意象、人生礼仪意象）、民歌民谣意象、村庄人物意象（农人意象、青年意象、地主意象），描绘的是社会人生、文化地理图画，条目令人耳目一新，文字间飘逸着沂蒙特有的风味和情怀，替换掉常闻常读的理性话语，何止是增添了可读性，更要紧的是透过村庄意象揭示了文化内涵和人生韵味，从而给读者带来读作品和写论文都未曾有过的收获感。本书不是采用洗脑方式生硬说教，而是顺其自然，与读者分享。比如在“刘玉堂与沂蒙村庄”一节里，竟列出了“沂蒙精神：奉献与淳朴”，谈“沂蒙精神”者众，大都是高谈阔论，谁能如此高举轻放落到沂蒙人的大众性格上来？然而，由于是从“村庄意象”的角度着眼，也就能够另辟蹊径了。角度的选择，是做课题的着重点。许玉庆做得实，做得符合题意，看出了拙中见巧的功夫。

论文是坐而论道，还是有的放矢，是研究观念的重要分野。许玉庆的论文，选题诗意盎然，能超越意象的概念演绎，联系社会需要开拓建设性话题，这不是轻而易举的尝试，更不是喊口号放空炮，而是要求扎扎实实下一番功夫。许玉庆的研究态度值得赞赏。他突破了传统的研究姿态，面向社会的现实需要。“村庄意象”既实又空，实在村庄，空在意象。从实的方面着手，先是由“历史的村庄—阵痛的村庄—新世纪的村庄”完成时间过渡，虽然秉持的是进化论的时间观，但是由于是有新时期的文学作品坐实的，所以，并没有空泛的感觉。倒是走向空间的“新世纪的村庄”，写“陷入危机的村庄”，再写“村庄回归的困境”，后来，竟然灵光一闪，借文学人物之口，倾诉青春的梦：建设观光带，带动经济发展，带动乡亲共同致富。可喜的是，本书还单列一章“文化产业与文学村庄”，分别从“村庄意象与山东文学发

展”“村庄意象与齐鲁文化传播”“村庄意象与山东影视文化发展”“村庄意象与山东乡村旅游发展”等四个方面展开。文学研究者谈旅游，往往陷入空谈。本书却认真考察，从“乡村方式游空间的重构”“乡村民俗风情的打造”“乡村旅游传播”（经典作家的名人效应、经典作品提供旅游资源、影视剧的传播效果，如《大秧歌》之于烟台海阳，《红高粱》之于青州井塘古村，《闯关东》之于章丘朱家裕村，《马向阳下乡记》之于淄博市涌泉村等），有根有据，有可行性，有说服力，是村庄建设的逐梦之道。文学研究与经济社会在这里找到了契合点。

村庄意象的研究走入新时代，就应当引领文学研究的新气象。本书做了努力和探索，成效显著；真正在村庄意象研究选题上实现文学研究的突围，落实实地考察的实绩，做文学研究功能性探索，尚需时日。

愿与作者共勉。

王万森

2017年12月6日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新时期山东文学中村庄意象的变迁 /42

改革开放初期的村庄 /42

20 世纪 90 年代语境下的村庄 /56

新世纪语境下的村庄 /69

第二章 山东文化地理视野中的村庄意象 /85

齐文化与村庄 /87

沂蒙文化与村庄 /127

鲁西南文化与村庄 /160

鲁西北文化与村庄 /188

第三章 村庄意象的内涵建构 /208

村庄意象的文化内涵 /209

村庄意象的审美内涵 /240

第四章 村庄意象与山东文化产业 /265

村庄意象与山东文学发展 /266

村庄意象与山东文化传播 /278

村庄意象与山东影视文化发展 /294

村庄意象与山东乡村旅游发展 /306

参考文献 /319

后记 /326

导 论

在人类历史上，村庄是一个古老的生存空间，由最初的聚落形式发展而来。它不仅是一个物质空间，也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是人类早期栖身的家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是其最基本的特征。费孝通认为：“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①在经历了上千年的风雨之后，自近代以来这一聚落形式开始走向变革。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随着城市化浪潮的到来，古老的村庄在某种程度上无法承载现代青年人的梦想。于是，青年一代纷纷踏上了奔向城市的路。随之而来的是，传统村庄文化部分丧失了更新的活力，在守成中走向了涅槃。作为人类最初的家园，传统村庄在乡土中国正在发生着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4，第6页。

难道村庄真会就此消亡吗？村庄诗意也不再存在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谓村庄的困境绝不意味着彻底消失。村庄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类文化共同体，是与小镇、都市并存的。独特的民俗风情、闲适的田园风光、淳朴厚重的农人，是任何其他聚落难以替代的。在当下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中，都市同样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和新的挑战，像喧嚣浮躁、冷漠压抑、欲望膨胀等都市文明病。因而，回望村庄成为一个新的文学主题。诗人海子在他的《土地》中写道：“故乡和家园是我们唯一的病。”如今全国各地古村、古镇旅游一枝独秀，田园生活成为久居都市的现代人的新寄托。如何看待村庄，如何变革村庄，如何保护村庄成为我们所面对的一个崭新课题。文学理应承担起探索这一疆域的重任。

一、文学村庄的历史

在文学世界中，村庄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审美意象。面对所生活的家园，一个作家不可能不产生无限的遐思，表达心中无限的乡愁。早在远古民谣《击壤歌》中就已经有了关于村庄文化的记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到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村落意象被赋予了更多的思想情感寄托。“鸡栖于埭，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诗经·王风·君子于役》）在先民的日常生活中，村庄是他们栖居的家园，同时也是一个带有浓厚诗意的文化空间。傍晚时分，整个村子已经是炊烟袅袅，鸡犬之声不时在巷子里响起，牧童赶着牛羊回来了。自此，在文学村庄中农人、鸡狗、牛羊、村舍等成为最常见最基本的意象类型。但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一点是，此时诗歌中的村庄

从严格意义上讲还不能称为真正的文学意象，因为它缺乏作为文学意象的基本要素，也就是作为文学意象的审美意蕴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村庄里的鸡狗、牛羊、鸡舍等只是作为“家”的诗意而存在，尚不具有独特的思想文化内涵。

（一）古典文学中的村庄意象

村庄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意象，始于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他在对田园生活的追慕与思考中，赋予了村庄以“归隐”的审美意蕴。在《桃花源记并诗》《移居二首》等诗文中，诗人表达了他对村庄生活发自内心的热爱；在《归园田居·其一》中，诗人以充满挚爱的文辞描绘了自己的宅院和村落：“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可以说，陶渊明将村庄意象第一次带入文学世界，赋予独特的思想文化内涵。田园村庄从此具有了隐逸文化的内涵，成为千百年来中国文学中一个最为常见的审美意象。基于此，我们认为陶渊明对村庄意象打造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到了唐宋文学中，村庄已经成为一个极为普遍的文学意象。在唐代诗人中，塑造村庄意象最为杰出的诗人莫过于孟浩然。他的《过故人庄》描写了村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特有的民俗风情：青山依依，绿树绕村；农舍、打谷场，两相呼应；农家酒、黍米饭与鸡肉，朴实纯正；重阳节赏菊，友情相约；等等。这首诗活灵活现地勾画了一幅“天人合一、主人好客、民俗醇厚、恬淡自然”的村庄闲居图。在杜甫那里，一首《江村》表达了诗人对恬静幽美的田园生活的热爱。“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

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书写村庄的名篇力作。从中不难发现，村庄意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展史。

在中国文学中，不止诗词对村庄意象塑造情有独钟，小说同样展示了对这一独特意象的关注。明清小说皆有对村庄意象的建构性探索。例如《西游记》中的高老庄：“竹篱密密，茅屋重重。参天野树迎门，曲水溪桥映户。道旁杨柳绿依依，园内花开香馥馥。此时那夕照沉西，处处山林喧鸟雀；晚烟出爨，条条道径转牛羊。又见那食饱鸡豚眠屋角，醉酣邻叟唱歌来。”《水浒传》中的石碣村：“青郁郁山峰叠翠，绿依依桑柘堆云。四边流水绕孤村，几处疏篁沿小径。茅檐傍涧，古木成林。篱外高悬沽酒旆，柳阴闲缆钓鱼船。”在这些文本中，村庄散发着道家的宁静、和谐之美，宛然一幅幅淡雅诗意的水墨画。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文人在其内心深处通常隐藏着一种隐逸的乌托邦情结。自魏晋开始，读书人群里就形成了一股隐逸之风。一直到近代，这种对村庄之美的追求几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二）现代文学中的村庄意象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村庄开启了现代化的序幕。其变革之路是阵痛，是颠覆，是重重困境。现代化意味着上千年以来宁静的村庄要走上革新的道路，要经历现代文化的洗礼。无论是村庄格局，还是伦理道德、民情风俗，在现代化面前均日益碎片化，丧失了旧有的审美风格。这种审美转向是从对以往村庄文化内在性的关注转向现代性风格的烛照与反思。因而，传统村庄在作家那里逐渐向着悖反性的两极方向发展：破败和诗意。因为

西方现代文明的入侵，村庄意象塑造更加复杂，呈现为一种现代性趋向的美学追求。

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是一次整体性的大变革，绝非边边角角的革新。正如诗人郭沫若在他的《凤凰涅槃》中所呼唤的“更生”。在五卅新文学主将们的笔下，传统村庄是衰落、凋零的，是令人倍感压抑的。鲁迅在《故乡》中刻画了这样一幅场景：“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苍黄”是村庄的背景，“萧索”是村庄的特质，“荒村”是村庄的现状。中年闰土的苍老、贫穷和麻木，令人时时感受到乡土中国物质上的赤贫与精神上的愚钝。在王鲁彦的《愤怒的乡村》中：“黑暗掩住了它的房屋、树木和道路。很少人家的窗子里透出黯淡的灯光来。大的静默主宰了整个的村庄。只有桥上、街头和屋前，偶然发出轻微的和缓的语声，稍稍振动着这静默的空气。”村庄正在孕育着尖锐的矛盾冲突，革命斗争一触即发。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一个受过现代文明滋养的知识分子眼中，传统村庄是落魄、荒凉的。这种审美取向是与五四作家的现实批判精神密不可分的。村庄是作家们最为熟悉的热土，他们对此地此人有着超出他人的深切感触；村庄是乡土中国的象征，因而村庄意象在作家们的笔下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文化内涵和审美风格。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村庄意象一方面承担了对封建文化批判的重任，另一方面又继续传承了诗意“乡愁”的文脉。在现代作家

笔下，诗意村庄从来就没有淡出过。例如同样的乡愁，同样的村庄，在鲁迅另外的一些作品中却体现为宁静温馨的诗意。《社戏》中的平桥村宛若人类童年时代的世外桃源。这里有如画如诗的风景，有淳朴热情的村人，还有纯真友好的伙伴，处处洋溢着传统村庄所特有的气息。凌厉的国民性批判在此不见踪迹，只剩下了一片记忆中永恒的温馨诗意的“乡愁”。在同一时期作家废名的笔下，村庄同样是一个美丽的去处。《菱荡》中的陶家村：“一条线排着，十来重瓦屋，泥墙，石灰画得砖块分明，太阳底下更有一种光泽，表示陶家村总是兴旺的。屋后竹林，绿叶堆成了台阶的样子，倾斜至河岸，河水沿竹子打一个弯，潺潺流过。”在这个美丽宁静的村庄里，人们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整个作品从头至尾几乎没有什么故事，像一幅中国写意山水。到了20世纪30年代，来自湘西边地的作家沈从文将一个梦幻般的湘西山水村落带进了文坛。清澈秀美的沅江，缀满金橘的果园，纯稚美丽的女子等，细细写来，构成了一幅幅水墨画卷。“萝卜溪是吕家坪附近一个较富足的村子。村中有条小溪，背山十里远发源，水源在山洞中，由村东流入大河。水路虽不大，因为长年不断流水，清而急，乡下人就利用环境，筑成一重一重堰坝，将水逐段潴汇起来，利用水潭蓄鱼，利用水力灌田碾米。沿溪上溯有十七重堰坝，十二座碾坊，和当地经济不无关系。水底下有沙子外全是细碎金属，所以又名‘金沙溪’。三四月间河中杨条鱼和鲫鱼上子时，半夜里多由大河逆流匍匐而上，因此溪上游各处堰坝水潭中，多鲫鱼和杨条鱼，味道异常鲜美。土地肥沃带沙，出产大萝卜，因此地名萝卜溪，十分本色。”“萝卜溪人以种瓜种菜种橘子为业，尤其是橘子出名。村中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片不大不小的橘园，无地可种的人家，墙边毛坑旁边

总有几树橘柚。”（《长河》）有山有水，种田打鱼；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秩序；人们过着自足自乐的生活，是一个典型的世外桃源。

两类村庄，两相对照，构成了一种记忆与现实、诗意与批判的乡土中国。所以说，无论是鲁迅、废名还是沈从文，对村庄的理解不是站在某一特定的角度去评判，而是从他们个人的文学观出发，塑造了自己心中的村庄。唯有如此理解，我们才能真正踏进他们那些充满矛盾又圆融的文学世界。

（三）延安文学以来的村庄意象

随着民族矛盾的加剧和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村庄在作家的笔下呈现出某些新的特质。特别是40年代，随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纲领性文件，作家们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沿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创作出了大量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从此，文学走上了回归乡土、回归人民、回归民族的道路。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村庄的变革之路加快了脚步。在党的领导下村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土改，获得了盼望已久的土地；地主恶霸势力被打倒，农民翻身做了主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通过文化学习，成为具有新思想的现代农民。村庄的变革自然会引起解放区作家的关注，以崭新的风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面对崭新的文化语境，村庄在文学中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审美内涵，出现了一大批像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这样的乡土文学力

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村庄洋溢着一种全新的面貌：“路两旁和洋河北岸一样，稻穗密密的挤着。谷子又肥又高，都齐人肩头了。高粱遮断了一切，叶子就和玉茭的叶子一样宽。泥土又湿又黑。从那些庄稼丛里，蒸发出一种气味。走过了这片地，又到了菜园地里了，水渠在菜园外边流着，地里是行列整齐的一畦一畦的深绿浅绿的菜。”可见洋河两岸的乡村大地风光优美，土地肥沃，到处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小说通过老农顾老汉的眼睛展示了解放区村庄的新面貌，表现了农民发自内心地热爱新生活。

“两边都是密密的树林，短的土墙围在外边，有些树枝伸出了短墙，果子颜色大半还是青的，间或有几个染了一些诱人的红色。听得见园子里有人说话的声音，人们都喜欢去看那些一天大似一天，一天比一天熟了的果实。车子走过了这果园地带，转到了街上。许多人都蹲在小学校的大门外，戏台上空空的，墙这边也坐了一群人，合作社窗户外也靠得有几个人，他们时时和窗里边的人谈话，又瞭望着街头。”硕果累累的园子，还有街头上按捺不住喜悦的村人，让村庄一扫以往那种破败与死寂的颓唐，变得生机勃勃，蒸蒸日上。《暴风骤雨》中，东北黑土地上的元茂屯：“七月里的一个清早，太阳刚出来。地里，苞米和高粱的确青的叶子上，抹上了金子的颜色。豆叶和西蔓谷上的露水，好像无数银珠似的晃眼睛。道旁屯落里，做早饭的淡青色的柴烟，正从土黄屋顶上高高地飘起。一群群牛马，从屯子里出来，往草甸子走去。”“草屋里和瓦房里的所有的人们都给惊动了。穿着露肉的裤子，披着麻布片的男人和女人，从各个草屋里出来，跑到路旁，惊奇地瞅着车上的向他们微笑的人们。一群光腚的孩子跟在车后跑，车子停下，他们也停下。有一个孩子，把左手塞在嘴里头，望着车上

的人和枪，歪着脖子笑。”综上所述，土改政策给村庄注入了活力，让农民看到了新生活的曙光。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场新的革命正在进行。

当然，村庄土地制度与农民身份的变革所产生的影响不只是在物质层面，还有精神层面的变化。在赵树理的《三里湾》《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中，走进新社会的村人不得不面对千百年来留下来的种种陋习。因而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绝非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李準的《李双双小传》、孙犁的《风云初记》等小说同样揭示了村庄变革中的各种矛盾。通过新与旧的冲突，小说打造了一场场村庄特有的喜剧。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村庄意象虽然体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人物意象生动鲜活，但是整体上却呈现出雷同化的趋势。过于趋同的主题、模式化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意象，导致了村庄意象缺乏独特性，文学性不强。“乡村题材作品的作者出于对新政权的真挚情感，对其政治社会化功能的承担做了积极的、迎合性的选择，但他们由此创作的乡村题材作品却失去了乡土文学的特征甚至失落了文学性。”^①

（四）新时期文学中的村庄意象

随着“文革”的结束，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束缚开始放松。文学的回归成为时代的主题。新时期文学中，村庄意象从思想文化到审美意蕴得到新的拓展。就文化内涵而言，作家对村庄意象

① 王文胜：《论建国后乡村题材作品的非乡土化特征》，《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